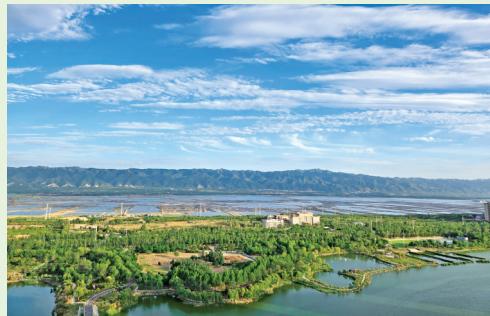


# 大河湾



湖光山色 韩立 摄

## 散文

□南崇俊

清明过后，瓜田又被父亲细细耙了一遍。点种、浇水，铺上早就从门市部买的地膜，不几天的工夫，瓜苗就破土而出，父亲告诉我，地膜里的瓜苗出来之后，要把瓜苗上面的地膜弄破，俗语叫“放苗”，让瓜苗见阳光。过一段时间，等瓜苗稍微长大一点，就要“压瓜”了。“压瓜”就是用小铁锹铲点土把瓜苗周围的地膜压着，这样地膜才能起到保温保墒作用。

听人说，父亲是村里受人敬重的“瓜师傅”：什么时候培苗、什么时候整畦、什么时候压蔓、什么时候追肥，父亲很乐意将自己摸索出来的种瓜绝活和乡邻们分享。每到卖瓜时节，父亲种出的瓜又大又甜，色泽发亮，乡邻们夸父亲的瓜好。父亲说，种瓜可是个用心的细活儿，同样的种法，人勤瓜才长。

父亲种的瓜苗长得欢实，瓜秧子绿油油的，个个仰着头，充满了生命的活力。父亲“压瓜”前先把瓜苗附近的杂草拔掉，再在瓜苗周围压土。他干得很利索，但毕竟年龄大了，刚开始是蹲着“压瓜”，干累了，就坐在地上压，或变换姿势跪着压。我自以为年轻，觉得“压瓜”根本不是事儿。但刚蹲着压了四五棵，腿就感到酸困，索性也像父亲那样坐在地上压，可是太慢了。年迈的父亲比我干得快多了，我坐着坐着也跪在地上压，但地里的土坷垃把膝盖磨得生疼，我也心疼我的裤子。此刻，我真理解父亲为啥不让把旧衣服扔了，来地里干活还是穿旧衣服美，或

# 父亲的瓜田



坐或跪，都不用心疼衣服。地有点硬，土不是那么好铲，时间不长，我的手掌就被磨得红红的。我还习惯用手去抓土“压瓜”，歇晌时，才觉得手指好像不是自己的了，生疼难忍。如果不小心踩着瓜苗了，还会听到父亲的大声提醒。那时，父亲完全不像平时那样对我们迁就，瓜苗好比他的心肝宝贝，更让他偏爱。

我喜欢看着柔弱的叶子随着瓜蔓的绵延一点点长大，初始像两片嫩绿的豆芽，然后七片、八片的绿叶慢慢遮住了裸露的土地，显出蔚然深秀的样子来。不久，花期紧接着坐果期，毛茸茸的小西瓜便一个个顶着新鲜的花朵冒了出来。每到这时，父亲就经常在瓜地里忙活，把一些小西瓜摘掉。问他为什么，说是长在根部附近的瓜通常长不大，很多还会长歪，只有摘掉，后面的瓜才长得大、长得好。

太阳一天比一天晃眼，西瓜也慢慢地长大。父亲的汗水就洒在瓜田里，他黑色的粗布衫，经常被汗水浸透，又被风吹干，留下一团团泛白的汗渍，再后来，肩背处就被洗得越来越薄，渐渐发黄。等西瓜快成熟的时候，父亲在瓜地旁选择一块地势稍高的地方，在上面用木头、砖瓦、草帘子搭起一个瓜庵，瓜庵前两米的地方支起两根柱子，前后左右用木头固定。上面放些树枝之类的东西，可以遮光纳凉。瓜庵里面仅能放一张单人床，父亲每天在那守着瓜田，提防有人来偷瓜。

6月下旬，瓜开园了。先熟的是菜瓜，菜瓜水分多，虽然不甜也不香，但口感清脆。在地里割麦子，热

得要死、累得要命，如果能吃上一条菜瓜，那真是件美事。后来，甜瓜也熟了，最馋人的是“黄蛋子”瓜，又香又甜，离瓜园一里多远就能闻到瓜香。那种香气浓郁酣畅，能渗透人的每个毛孔。人走在瓜田旁，仿佛浑身上下被滋润一样，舒坦极了。西瓜熟得较晚，外形上有花皮的、青皮的、黑皮的，切开来有红瓤的、黄瓤的、沙瓤的。西瓜的成熟标志着瓜田进入收获的高潮。那一个个长着花纹的枕头，躺在瓜田里。西瓜熟得多了，父亲就早早地来到瓜田，将成熟的西瓜摘下来去卖。判断西瓜是否可采摘，对于父亲这个“老把式”来说，轻车熟路。把西瓜放在手掌中，敲着声音很脆，熟得还不好，再长几天；听着声音发闷，熟得差不多了，得赶紧摘下来，不然就熟过了。那时节，摘瓜也成了我们的最大乐趣，总是敲敲这个瓜，摸摸那个瓜。我们把摘下的西瓜，慢慢搬到地头上，父亲饭也顾不得吃，装上小平车，拉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卖。那时候刚分田到户，庄户人都不富裕，舍不得买西瓜吃，父亲就想出花样用麦麸换。每当看到父亲拉车换回来的麦麸，他虽然满头大汗，但仍然是笑呵呵的，我知道，这就是庄稼人在享受着收获的快乐。

那些年，靠着种瓜的收成补贴家用，勤劳的父亲不仅为弟弟上学积攒了一笔“备用金”，还帮我盖起五间大瓦房，让一家人过上了清苦却自足自乐的生活。

父亲的瓜田是一个时代的印记，一段人生难忘的经历，更是父辈们奋斗的足迹。

## 随笔

# “能人”老赵

张。5年后，村里开了第一家私人“供销社”——也就是后来社会上最普遍的“小卖部”。

1985年，村里最热闹的大队院对门，鞭炮的硝烟散去，老赵的“饭店”正式开始营业。那年月，老百姓管去饭店吃饭叫“下馆子”，是一件了不得的奢侈行为。有个笑话可见当时老乡们对饭店的认知程度：说是老赵一个朋友出远门，因为妻子卧床不起，委托老赵一日三餐送饭。那个朋友4天后回来询问妻子吃饭问题，他妻子哭诉每天都给她送一些“别人吃剩的菜”。老赵一脸委屈解释说：“那不叫剩菜，那叫‘拼盘’。”老赵饭店最后倒闭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。5年后，因为开矿和周边修路建厂，村里雨后春笋般先后开业了七八家饭店，各个饭店食客盈门。

1988年老赵又一次让乡亲们惊掉下巴：他开了村里首个“蒸馍铺”，村里人议论纷纷：都是农村人，谁家

“锅塌了”去老赵馍铺买馍馍吃？不出意外，没出一个月，老赵“蒸馍铺”关门歇业，好在置办的家伙什都还能使，谁家有红白事，借他蒸馍馍的家伙什用，也能获得一笔租金回本。5年后，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，慢慢地，人们已经习惯了去镇上买馍，于是村里开了一家“蒸蒸日上馍铺”，生意居然“蒸蒸日上”。

当县城刚刚出现商品房时，敢不敢去城里买房，当时村里人吃不准，就去找老赵商量。老赵“铁口直断”说赶快买，但村里的“暴发户”真正争先恐后去城里买房的事情则是在5年以后。

后来老赵也准确判断过很多有关社会发展趋势的事件，但实践证明，老赵的判断确实与这个时代相比还是有些超前。

近日因为本家侄子结婚，我回村参加婚礼时见到老赵。老赵已经满头白发，但依然精神矍铄，眼睛里闪着智慧的光芒。

## 相思

由寂寞生。  
爱难平，意难平，  
仰望深窗月似灯，不  
觉天已明。

## 夏日(外一首)

□王中秋

熏风轻拂麦初黄，  
榴火炎枝映夏光。

叶底鸣蝉添趣事，  
田园小满韵悠长。

桃园  
岁月逝如水，  
诗酒壮志收。

轮回总不休。  
人间多坎坷，  
风雨似三秋。  
一世常忙碌，  
生来有烦忧。  
桃园清静地，  
诗酒壮志收。

□王过关

笑一程，泪一程，  
情到深处不知疼，无

## 思念的分贝

这个滚烫的动词  
灼烧无人知晓的角落  
  
心底翻涌的潮汐  
叩击记忆的礁盘  
寂静深处的轰鸣  
唯有心跳  
破译  
爱的密码

□任东波

六月的河东  
麦芒，用细微的躯体  
支撑着天空的壮阔  
母亲，用预支的慈目  
俯瞰着婴儿的睫毛  
村庄，被麦芒团包围  
田野简易的画板上  
阡陌是一条条交叉的线  
农夫是一个个奔走的点  
怀揣星星的夜晚  
有火一样的流星

□晓寒

子夜的旋律  
拧开思念的音量  
月光凝成银簪  
斜插在夜的鬓角  
  
寂静漫过窗台  
风拆解着梦的褶皱  
思念在暗处生长